

輯一／我已經來到這裡

## 靠近

遠方的鷗鳥鼓動兩翼，海浪湧起  
戒了菸的男子坐在岸邊整個下午  
翻閱潮汐的班次表，翻閱層層舊習  
輕輕吸氣，吐氣，變成煙霧一樣的夏天  
散開後變成很像夏天的、溫暖的秋天

不得已的中年時光就要發車，滿載空位的  
午後列車穿過落葉，穿過地面漸漸下潛  
覺得窗外的光線又更暗一些，闔起書頁  
更暗一些，被自己的影子緊緊抱著  
覺得又靠近妳的內心更多一點

## 我已經來到這裡

十二月如水，十二月  
在井一樣的內心裡  
鴿群飛過，留下複雜的痕跡

我已經來到這裡，理想的  
冬季下午，陽台上有充足日光  
曬著葛藤的捲葉。書的那頁攤開  
於桌上，其他頁斂闔於下：  
內隱的情緒，透明酒水，溫暖音樂  
繞過窗欄美麗的弧線一遍一遍  
凝成飽滿的露水，試圖滴落下來

往日情人像下陷的木椅  
最美的紋路已經裂開，空隙伸展  
成為難以抉擇的兩條路  
路旁有樹，樹下有人走走  
停停，閱讀寓意曲折的小說集  
午寐一樣沉靜

我已經來到這裡  
園子裡無人穿越，似乎有雨  
淋濕懸空的繩索。衣物  
已經晾乾了收在簷下  
此刻我是溫暖的，有那樣的餘地  
去回想一種安寧而

模糊的花香，柔軟心意

遲疑的妳

我已經來到這裡

## 溫泉

夜裡，雪的結晶正落下  
輕輕神諭覆蓋一切  
偶爾，因觸及思慮的蒸氣而妥協  
滴入清醒茶水。  
在杯裡星座的影像正搖晃  
徬徨，瓦解，重新歸位

不曾稍作動搖的，只有我  
還暗自坐在這裡  
日月佔著天頂的另外七個方位，張開  
七種想像的光彩，七種疲倦  
的心態。遠遠地在此我覺得孤獨  
覺得，終究是不能被湧出的一切感動的  
我惦記著：「彼方有人  
仍熱忱地想念著我，水氣蒸發了  
水仍流動在膚髮的深處……」

## 秘密

「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人類將只剩四年可活。」——愛因斯坦

沒有來電與信，給我難題  
沒有新的秘密，沒有蜜蜂  
飛過妳後仍有意繼續  
迂迴著飛向我  
盤旋且螫傷我

所有的窗迎風打開  
無名的草葉，偶爾晃動起來  
已經過季了的長衣底下  
我們靜靜  
仍穿著同一樣式的短恤

## 太美麗

「我獨自走過妳身旁／也沒有話要對妳講」——崔健〈花房姑娘〉

不能更在意了，每個煙囪  
都已經升起煙霧，每個主婦  
解下頭髮像流水  
滲入無人吃食的存糧

很可能秋天以前妳的確曾在那裡  
以花烹煮最多顏色的想望而如今  
那些細細撫觸的手握，已慢慢伸長為枯籐  
纏滿節氣，向往日摸索更濕潤的口音

我也曾隨著溪流經過這些不是偶然  
是因為真心在意，再遠一些就要降霜  
河床上野蘆葦開始大規模地焚毀  
白色的自己，留下沒有形狀的香息

妳是不是仍會文火一般微笑如從前  
在風裡燉煮十一月，讓那隻無害的蜂  
為了追索時光的焦味而再次錯過  
不復挺立的花蕊

## 告別

星光靜靜俯視著，群樹折腰  
將柔軟花葉深深埋進溪水  
芬芳的漣漪浮出。有人  
曾沿著小徑鑽入思想的風裡  
讓夜穿透前額，隨著螢火的線條輕輕  
沒入鬼魅們陰暗的心底

在這裡我仍是一片絕暗的樹林  
林子以外，大雨不顧一切的落下  
千萬個木魚同時哀傷敲打  
將我擊沉，在經誦迴轉的漩渦裡  
軟弱地絞碎那些經脈分明  
卻一無所有的故事

如今妳還是能夠歡笑的嗎？妳居住的  
無名小鎮裡仍有酒館，酒館裡  
還有許多美麗而拘謹的杯子  
在等待一個跌碎的可能嗎？從聲音破裂的  
紋路間湧出，時間之流此刻  
已從足脛淹至我的胸腹  
所有縛綁著的承諾都被一一沖散了  
我攀附著自己慢慢下沉，在波浪間  
隨光滑的歌聲暈眩起伏  
單純的酒裡也有著水漩一般  
喻意複雜的快樂

至此，我就不再奮力抵抗了  
我試過所有寒冷的表情  
仍然無法抵禦青春灼熱的絕望  
冰原終於在遠方全面地  
撕裂開來了嗎？此刻  
我願意承受那些無比堅決的  
恨意與快意，像隻健康的麋鹿那樣靜靜地  
立於海潮上快速融化的浮冰，彷彿  
是真心願意  
就此失去一切了

九月

我已經離開妳了

針尖也已經滴下水滴

仍長滿了青苔啊在這裡，在這時

那人於遠方彎著腰採折野薑花

一種失望的、細小的聲音

## 失去

夢裡，寺宇的磚瓦微微鬆動  
牆縫間滲出水，沾糊了經書裡  
章節的次序。攀藤類植物已經  
繞過併合的掌指，開出花朵  
且繼續爬升，幾乎就要超過那個  
妳我始終不敢直視的位置了……

「凡那些不經意毀壞的  
從此就永遠毀壞了」

## 一切

夜色已自山脈的陰面  
逐一剝落下來了，風在葉隙  
鬼魅一般地哭，無法遏抑的孤獨  
透過光影的推演我試圖想像  
這一切：瀕死的蜻蜓在陽光水湄交尾  
滑行，山風吹動兩層雲。在屋裡  
內向的女孩為了無人知曉的戀慕  
埋首夜書，琉璃窗透著光  
溫和而絕望的幸福

昨夜我能入睡，河水曾流經  
夢的橋墩，以神秘漩渦  
鑽探記憶的螺旋  
暈眩的夜晚我也曾躲入房裡，對鏡  
與影像周旋，摩擦，變成窗  
窗外敗壞的樹開花了  
我又想起那些妳未說出的話  
霧水在樹梢密密裹覆如熟果  
偶而又讓撲翅的螢火揭去

此刻葉尖有露，水光在露裡  
看見遠去的女孩正披上外衣，未乾的  
背影有些透明，膚血輕輕起伏著  
山脈如音樂，承受潮濕的光穿過雲層  
均勻地洩下，在重疊又重疊的樹冠裡

孕懷著甜熟的秘密：飽滿的想望，彼此  
仔細支撐著的枝葉、花芽，懸空而緊實的意涵。  
陽台上藤蔓蔓生，窗門虛掩的樓閣裡溫度  
剛好，有人起身踱步到窗旁又走向沙發  
坐下，閱讀上鎖的書信集

然而凡此種種只是殘破的佈景，隨時  
可以略去。像一個沉默的走索者我仍注視  
院裡，搖晃的曬衣繩上掛有衣物  
謎語一樣的縐褶內裡，藏著許多  
髒汙的痛苦。湖水攤開佈滿漣漪的畫布  
始終沒被表現出來的想法隨著  
目盲的風已經吹過點字書  
最後一頁，慢下來，妳的指觸……  
如此雜沓的此時我能記起，然而  
不應該再多說什麼了，群山之外  
那年夏天，落葉有意地  
掠過妳瘦小的肩胛